

古絲路上「火焰之國」

就在上一周的世界，有的國家，其民眾和平安地和家人朋友一起慶祝着傳統佳節；有的國家，其最高領導人不幸被確診新冠肺炎；有的國家，其軍隊在炮火連天的地區衝突戰爭中衝鋒陷陣……二〇二〇年的最後一個季度以一如今年「不同尋常」且「無法預料」的方式急匆匆地翻開了篇。

即使看了很多視頻中自殺式無人機、火箭彈來回轟炸的片段，還是很難相信這場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兩國關於納卡地區爭端的戰爭正在今天的世界裏真實地發生着。

在沒去過阿塞拜疆之前，我曾對這個發展中的能源小國抱着平凡無奇的刻板印象，直到降落在首都巴庫（Baku）的蓋達爾阿利耶夫國際機場，超越許多歐洲機場現代化的質感立刻重塑了我對這個外高加索國家的態度。

在從機場去市中心酒店的濱海大道上，目光首先一定會被一面迎風飄揚着的高聳入雲的巨型國旗所吸引，這面高一百六十二米、長七十米、寬三十五米的國旗鋪展後相當於三分之一個足球場的大小。最

直接的感受除了壯觀就是這面號稱世界最大的國旗毫無保留地向到訪的人們展示着阿塞拜疆人的驕傲。

下一個讓人不禁發出讚嘆的建築，就是幾乎在城市裏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的巴庫地標火焰塔（Flame Tower）。夜色中，三座火焰形狀的摩天大樓外牆整體化身為巨型LED顯示屏，上演着氣勢恢宏的火焰燈光秀，閃耀着，燃燒着，讓這個「火焰之國」在黑夜中的熠熠生輝變成永恆。

（阿塞拜疆之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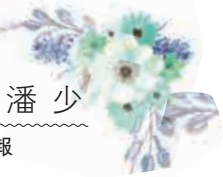


▲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夜景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我和我的家鄉》

內地大熱的《我和我的家鄉》在香港靜靜地上映了。相比一年前話題度高、刷新了很多人对「主旋律」認知的《我和我的祖國》，這次《家鄉》的五個片段主題更集中——聚焦在農村、扶貧、支教領域，形式也更統一——都是喜劇，葛優、黃渤、范偉、鄧超、沈騰、王寶強、徐崢、閻妮、馬麗，一眾喜劇大牌全都匯聚於此，再加上眾多流量明星的客串，演員陣容相當強大。

平心而論，《我和我的家鄉》遠稱不上完美，但作為一部主旋律獻禮片，《我和我的家鄉》無疑是成功的——且不說有多少人喜歡這部電影，或者至少喜歡其中某一個章節，就算是喜歡的人也在網絡平台認真討論其缺點何在。此前不知多少「主旋律」拍出來上映之後，就如泥牛入海，直到落畫都默默無聞，不為人知。有批評和討論才有進步空間，這樣的熱度，這樣的氛圍，才會讓此後的「主旋律」藝

術性更強，可看性更高，「潤物」更加「細無聲」。

內地比香港早上映幾天，網上評論早就鋪天蓋地，大家最熱衷的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將五個片段排序，然後與其他網友共享。雖然「眾口難調」，大家的排序也多有不同，但有分歧的主要是第二到第四名，最喜歡與最不喜歡的是很一致：最多人喜歡的，是徐崢導演的《最後一課》；最多人不喜歡的，是陳思誠的《天上掉下個UFO》。不知各位讀者看完電影之後，自己心中的排序又是怎樣？

突發奇想，今年《我和我的家鄉》目標對準了鄉村，不知明年會不會有城市主題的《我和我的城市》？浴火重生的香港，能否在影片中擁有一席，還是會被隔壁的澳門「取而代之」？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創意寫作教師獲諾獎

二〇一九年參加了母校復旦大學中文系創意寫作MFA專業碩士成立十周年慶典。發言人回顧往事，總要提到當年系裏老先生給熱衷寫作的新生兜頭就是一瓢冷水：「我們中文系不是培養作家的。」時至今日，創意寫作項目在內地高校遍地開花，此話卻還被一再提起，可見「高校能否培養出作家」仍是業內人士時常面對的來自外界的心靈拷問。

專家、學者對創意寫作課的作用、使命各有表述，暫且不談。重提此事，是因為二〇二〇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美國詩人Louise Glück現為耶魯大學英文系創意寫作的講師，此前還任教於美國其他創意寫作項目，包括世界聞名的「愛荷華作家工作坊」。

青少年時代，她曾以為想當純粹的詩人，就意味着不食人間煙火，全身心都奉獻給文學。但當她坐在書桌前想要心無旁騖搞創作時，卻一個字都寫不出來。直到進入學院教授詩歌創作，「一旦發現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責任，我馬上又能寫詩了。」世俗偏見，無法在文學藝術領域靠自身創造力獨樹一幟者才會退而求其次，謀個教職。新鮮出爐的諾獎得主卻不同，「教而優則寫，寫而優則教」。這例從全新角度說明了創意寫作課的價值。

文學作品終究要與人分享。再隱晦、私密的情感，一旦落到紙上，即便暫不發表，也有了與人世絲絲縷縷的牽連。詩人教寫作課，獲得的不光是受眾與反饋，還有暫時抽離切身生活情境，退一步反思人生的可貴距離。正因為如此，她的詩歌才會以「正視人生諸多幻象」著稱，她才能在刻骨銘心的精神創傷與冷峻嚴肅的自省間找到平衡。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附近的人

國慶期間，微信的青少年模式上線了。在這一模式下，有五項功能默認「不可訪問」，包括遊戲、購物，還有「搖一搖」和「附近的人」。購物和遊戲受限制，應該有防止青少年沉迷和誤導消費的用意；「搖一搖」和「附近的人」不可訪問，則應出於社交安全的考慮。

今天，建立或維護與別人的聯繫，大多依靠網絡。其實，社交是人天生的欲望。人總是渴望擁有更多的朋友。社交軟件裏的「附近的人」，其實是欲望變現的工具。然而，軟件裏附近的「人」離我們再「近」，也是陌生人。

在以前，「近」和「親」有着天然的關聯。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交通

和通訊不方便的時代，遠方的親戚，有時彷彿是個傳說；附近的鄰居卻天天見面，是名副其實的「家人」。鄰居自古有守望相助之義，家裏有了急事，總是鄰居第一時間前來幫忙。鄰居也承擔禮俗監督之責。有時孩子淘氣，大人連打帶罵，動靜稍大一些，鄰居聽不下去了，便奪門而入，把孩子帶走「保護」起來。鄰居是我們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一片緩衝帶，也是一條警戒線。所謂「家醜不可外揚」，鄰居是第一道防線，這道防線一旦失守，醜事很快會在熟人社會傳個遍。

隨着城市的擴張，居住格局被打破，鄰里觀念慢慢淡薄。現在，鄰居的意義大概止於幫忙收個快遞了。如今，打開手機

來自飛翔的感動

剛剛過去的中秋假期，筆者在位於油麻地的百老匯電影中心，觀看了一部法國電影《孤雁和你飛》，電影雖沒有《天能》的討論熱度，卻令人獲得了一種久違的感動。看着片中那些翱翔天空的大雁，也因為生活在疫情下，哪裏都去不得，從而生出了一種羨慕的心情。

電影改編自法國氣象學家／保障動物權益分子——基斯頓穆歷（Christian Moullec）廿幾年來領航野雁遷徙的真人真事。主人翁不忍瀕危野生大雁行將絕跡，遂積極研究如何教失去父母的白額雁遷徙，但卻得不到政府方面的重視。其子Thomas放暑假來到爸爸身邊，不僅成為了大雁仔的「人類母親」，駕駛輕航機穿越北海帶領雁鳥群遷徙，從挪威南下返回

法國，完成一段又一段不可能的飛行之旅……

事實上，這部已經是筆者今年看的第二部講述人類與動物相處的電影，但相比較《極地守護犬》中將動物擬人化呈現，今次這部的表現手法更為自然。更難得的是，Thomas原本是一個網癮少年，也厭煩父親做的事，直到他看到了破殼而出的雁。從沉迷遊戲世界，到為了教會雁群學習飛行，而一次次挑戰未知的飛行之旅，這種成長轉變也十分動人。

綜觀整部電影場景，採用了大量的航拍鏡頭，其中穿插不少近距離拍攝Thomas駕駛輕航機期間觸摸雁群的鏡頭，旁邊不僅有白雲、高山，沿途諸如日落時分的歐洲農場、水波激盪的湖面，以及

愛情劇看時代變遷

抗疫之戰，必須持久，劇院和電影院曾經一度封閉，唯有多看電視和網絡。線上的劇集多如繁星。我看完新版《東京愛的故事》後，坊間繼續冒起一陣懷舊日劇熱潮。一九九六年的《悠長假期》被喻為愛情「神劇」，男主角木村拓哉自此人氣急升，翌年的《戀愛世紀》更將愛情日劇推上高峰。那年頭，我好像只沉迷在劇場的舞台劇，並沒有看過該兩齣電視劇集。在這抗疫時期，卻讓我有機會一口氣連續追看兩齣。

若以現代的目光來看，《悠》和《戀》都是典型的愛情故事，四角關係互相糾纏，餘情未了和藕斷絲連的情節不斷重複

，讓觀眾為劇中男女的離合看得咬牙切齒。若將故事解構起來，《悠》的姊弟戀主線包含着男主角追求夢想的衝勁，對青年人的人生道路較具啟發意義；《戀》純粹是浪漫抒情，鼓動痴男怨女努力追尋心中至愛。

《悠》與《戀》的首播時期其實只相差一年，但是劇中的環境和細節，卻反映了時代的變遷。《悠》的經典場面，例如男女主角在三樓的陽台將塑膠彈球來回拋接，以及在天台點燃煙花，都是純真的感情動作。到了《戀》劇，男女主角在第一集偶然於街上認識，接着便到情侶酒店共度一宵，反映了現代社會男女關係的躍進

疫情與音樂競賽

上周本欄提及十月金秋香港音樂處處聞。最近坊間以「報復式」來形容新冠肺炎疫情後市民消費，音樂會復辦的頻密程度可能用「大報復」才夠貼切。例如由今天開始一連七個晚上，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的「美樂聚」，由於原來演出的外國音樂家因疫情取消來港，改由李嘉齡、張緯晴、沈靖韜三位本地年輕一代鋼琴精英輪流登台，與一眾居港音樂家演奏《鯨魚》、《大公爵》等重奏名曲，值得進場支持。

據悉因應保持社交距離，大會堂只開放四分之一座位，為此康文署場租只收原價的二五折，主辦方亦因此將票價每張劃一港幣二十元。這是自從大會堂六十年代開幕後推出的一元門票音樂會以來，最經濟實惠的演出。

全球疫情停擺了國際音樂家們的慣常空中穿梭。隨着疫情在香港紓緩，近日似乎不少音樂家願意來港隔離十四天後演出。上周為香港管弦樂

團新樂季揭幕演出的指揮廖國敏（附圖）便是其中之一。

用「救場」來形容廖國敏的兩場演出絕不誇張。原定於十月二十三日的揭幕音樂會，因樂團荷蘭籍總監梵志登和德國小提琴家慕達相繼取消行程，結果改於上周五舉行。廖國敏臨危受命，指揮一套全新曲目，還要提前回港隔離十四天，趕及排練。

據廖氏告知，他今年已至少隔離四次，即近乎兩個月。疫情似乎緊隨他的演出行程，三月在莫斯科指揮俄羅斯國家交響樂團後，當地隨即封關。同樣七月指揮香港管弦樂團後，第三波疫情爆發，結果全港封館。

香港之後，廖國敏將馬不停蹄前往法國，指揮圖盧茲市國家交響樂團。今年一月他曾與該團前往沙特阿拉伯作國事演出，為當地新建的音樂廳揭幕，與有榮焉。法國之後，他預留隔離時段

西子灣

台灣的中山大學，坐落在高雄的西子灣畔。去年此時，我有幸「中大」一遊。高雄的朋友告訴我，「中大」與西子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互相成就。從高雄捷運西子灣站出來，穿過兩邊是各式奶茶店和賣小東小西路邊攤的正街，就來到了西子灣隧道。夜色之中，隧道前的燈光散發着橘色的光暈，溫暖柔和，祥和靜謐。

進入隧道，牆壁上滿是「中大」學生的藝術作品。細細觀看，兩百六十米長的空間裏，一側是後現代風格的油畫和潑墨山水畫，另一側則是「中大學子心中的西子灣」主題展。一幅一幅看過去，我發現「中大」學生對西子灣的愛，藏於

他們對人與自然的觀察和思考。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幅畫上，夕陽之下，一對大學生情侶牽着一隻獼猴，一齊望向西子灣的大海，人和獼猴的眼神被刻畫得頗有深意：既惺惺相惜，又有展望未來之感。

出隧道，入校園。比起台中的東海大學，高雄的中山大學面積不算闊綽，校園建築特色亦不鮮明。但我被中文系前的兩塊碑文吸引。一塊碑文上寫道：「忽聽樵子唱，躑躅下前山，幾曲斜峰亂，一肩落日還；輕風聞遠浦，清澈渡花灣，嫋嫋鶯頻和，冷冷石默嘆；行歌聊自適，笑士不如閒，試問家何處，白雲屋半間。」此乃乾隆十

，連上網絡，縱相隔千山萬水，卻號稱近在咫尺。可嘆的是，人就在「附近」，卻沒了鄰居的親近，能「搜」到的他，隱藏的是不可預測的風險。自古以來，陌生人一直在我們周圍，但直到最近，陌生人間才可以如此輕易地建立聯繫。限制青少年使用「附近的人」正是對陌生人社交的某種防衛。而不以進取為目的的防衛，並無意義。陌生人組成的世界彷彿成了「三體」裏的黑暗森林，點開「附近的人」，猶如發出一個信號，比「要不要回答」更急迫的是「如何回答」。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雁群落在水面用翅膀漾起的漣漪，導演既有對大場面的掌控力，亦細膩呈現人與動物互相陪伴之時展現的美麗。

提筆寫下上述段落，猛然感到，影片在此時顯得引人入勝的原因在於，香港疫情始終未斷尾，電影中拍攝的美麗大自然，怕只能出現在夢的國度。當然，記憶深刻的還有其傳遞的思考——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傻子」，去做別人認為不值得的事，而這種看似無意義的守護，恰恰與人類自身有關、與大自然的榮枯有關。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一見報



。另一方面，《戀》劇的角色已經擁有無線電話，某些時候訊號接通便可以電話溝通，甚至能以傳真機傳達文字訊息，亦可以手提攝錄機拍攝影像來留念，大大增進了角色之間的互動關係，較之從前角色們必須要直接見面，又或借機在街角偶遇，戲劇性的場面出現更多變化。

觀看《戀》劇令我較反感的場面，乃是男女角色在任何公眾場合都隨便抽煙，即使在小孩子面前亦不例外，這應是廿多年間的最大社會變化。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為十一月初在荷蘭指揮演出。之後再預留隔離日子，為月底在星海音樂廳指揮廣州交響樂團。繼前年指揮該樂團演出由盧景文教授執導的歌劇《愛的甘醇》，這是他與該樂團演出交響作品的第一次。

疫情與音樂這場競賽，期待下回分解。



樂問集

周光蓀

逢周一見報



五年舉人卓肇昌作《斜灣樵唱》，可見西灣之美，古已有之。兩岸一家，不可割捨。另一塊碑文上則刻着：「海峽浩蕩是前景／壽山巍峨是後台／日月與眾星是大壁畫／更有長堤舉起了燈塔／把七海的巨舶都迎來／這壯闊的舞台正等待／一位主角來演出／天風與海潮都在呼喚／美麗的預言正在等待／來吧！西子灣等你到來」落款是：余光中。

兩塊碑文交相輝映，美哉！朋友說的沒錯，「中大」與西子灣，互相成就之中，更有共同的等待與期盼。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